

玩

90 年代社会纪实丛书

杨菊芳 曹志前 郝在今 编

車族

· 消费卷

- 大款夸财斗富
- 性商店探幽
- 宠物热
- 豪华浴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消费卷

玩 车 族

杨菊芳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车族/杨菊芳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12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消费卷/郝在今等编)

ISBN 7-5035-0865-5

I. 玩…

II. 杨…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IV. I25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98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7.10元

编者的话

有一类作品，未设文学大奖，很少理论鼓吹，却在无声无息间铺满中国大地。

这就是纪实。

90年代看纪实！

社会变革剧烈，寻找真实的人选择纪实；经济飞跃发展，搜集信息的人寻求纪实；生活节奏紧张，娱乐休闲的人钟情纪实。

对这类新流行的文体，有的称为社会大特写、纪实文学，有的沿用通讯、报告文学，学术界至今没有定名。编者以为，作为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这是一种具有多元特征的边缘文体，还是称“纪实”为好。尽管这种文体在形式上还有待成熟，但其生命力，将不亚于风行80年代的报告文学。

然而，当下的纪实多得使人担心“泛滥”，花哨得使人怀疑“悬乎”。纪实，似乎也需要择优汰劣，提升品位。

三位编者都是纪实队伍中的诚心写作者，自以为还熟悉情况；中央党校出版社则打算收揽纪实佳作，有魄力演出重头戏。于是，《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就此问世。

这套丛书以优、新、全为宗旨，力求总揽90年代的优秀作品，以最快速度陆续推出。第一批编选中短篇文章，分经济、社会、法制、婚恋、消费、人物6卷。今后将采用开放式编排，灵活多样。

最受欢迎的纪实被喊作“火爆”。火爆的作者描写火爆的问题，火爆的报刊发表火爆的文章，一套丛书奉献四重火爆，岂不

是挡不住的诱惑？

我们力求使本丛书在纪实阵地中有些“权威”架势，但是，一网打尽天下英雄实难如愿。所幸，这套丛书将繁衍于整个90年代，好作品总有机会出演。

摄下生活，透视时代，留存历史，《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与90年代同步前行。

1993年8月

目 录

总统套房·····	方向明 徐涵(1)
玩车族·····	杨菊芳(13)
京城大款夸财斗富·····	刘一达(29)
京城宠物热·····	曹志前(45)
海外星阑北京·····	丁宁 段钢(57)
“追星族”自述·····	张作民(67)
音乐“发烧友”·····	朱冬松(80)
玩摄像者·····	斯 剑(87)
电脑梦·····	李 建(97)
城市新宠“大哥大”·····	李洪波(110)
京城齐吼“BP”声 ·····	连继民(117)
家庭装修热·····	肖 扬(124)
搬家必读·····	郝在今(142)
京城性商店探幽·····	融 融(159)
婚庆嬗变·····	王洪军 吴红斌(166)
酒桌上下的芸芸众生·····	石冰 昌胜(172)
京城时尚三品·····	文 洋(189)
京城减肥族·····	王小平(205)
当代整容热潮·····	尚绍华(212)
女人穿衣问题·····	黄献国(242)
豪华浴辩证·····	杨菊芳(259)
高尔夫黑洞·····	王崇理(278)
街上流行华尔兹·····	曹志前(285)

球迷·车虫·收藏族·····	田 禾(299)
寄你一张鸿运卡·····	侯来璞(313)
中国人出境去旅游·····	刘 江(326)
自选商场忧喜录·····	刘 爽(340)
九十年代看纪实(跋)·····	陈 冀(352)
后 记·····	(363)

总统套房

方向明 徐涵



天子脚下，见多识广。北京人什么稀罕没瞧过，什么阵势没经过？故宫天安门中南海大会堂都在家门口，说逛就逛。见毛主席比见自家老爷子还容易，想去就去。

不过，在北京人当中，选过长城、昆仑、长富宫、王府、贵宾楼、香格里拉、京广大厦、中国大饭店这8家5星级饭店的人却为数很少，见过这些饭店总统套房模样的人则少而又少，在总统套房里美美地睡过一大觉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不论走到哪儿，北京人喜欢炫耀那些京城名胜，可他们从来不把豪华饭店及其总统套房挂在嘴上放在心里——北京的五星级饭店占了中国的一半，这里总统套房的富丽堂皇堪称中国之最。

总统套房，在这片国土上浓缩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很多人感到陌生而神秘的世界。它们高踞于大厦顶层，终日帷幕低垂，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到里面。

如果没有古玩字画， 还真看不出这儿是中国

70年代距今并非遥远。当时，中国饭店中首屈一指的要属北京饭店，许多外国贵宾都曾下榻于此。然而，一位老外交官对当年北京饭店贵宾套房的评价是：“设施显得既土气又小气，没有一点大国气派。”

据北京饭店的历史记载，昔日贵宾套房并不宽绰，只有客厅、书房、卧室三间。房内设施全部是那年月的国货精品：空调时热时冷，冰箱时转时停，电动窗帘时好时坏。由于国内不生产吸尘器又不让进口，清扫地毯用的是扫帚。

不是中国人那时不讲排场——当年的迎宾礼遇是50万人的夹道欢呼和400桌的盛大国宴，而是那一时代的人们在以“崭新的风貌”抵制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

不过，地球绕着太阳没转几圈，世道就变了。北京很快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国饭店。美联社记者曾称之为：“社会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座资本主义孤岛。”

由这“孤岛”开始，中国人渐渐学会了向国际标准看齐。伴随一幢幢五星级饭店从麦田里、从四合院的包围中拔地而起，一间间总统套房也越盖越豪华。按可比价格计算，80年代的总统套房造价是70年代的20倍——每套房仅装修和布置费用就高达100万美元。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今天总统套房的使用面积一般在250到300平方米之间，大大小小十二三个自然间，到此参观的人无不惊叹其构造之复杂：客厅、书房、卧室、厨房、餐厅、小酒吧应有尽有。客厅一大一小，卧室分总统的夫人的随从的，浴室和卫生间同样不厌其烦地分为3个。

房间装修极尽富丽堂皇，吸光吸音的丝织墙布都是进口的。

手工编织的纯羊毛地毯铺满整个房间。卫生间和厨房则是高档大理石的世界。

100万美元布置起来的房间里有什么？有整套的进口家具，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港台的。有五六台日本大屏幕彩电，有进口高保真音响、不锈钢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甚至卧室床头安装着的电器调控系统也是进口的。在这里，似乎已无国产电器的栖身之地。只有从房间里点缀着的古董古玩、翡翠玉器、名人字画上才可感受到这里是中国。

对我们来说，总统套房里的一切都是新感觉。就连中国人最不讲究的茅厕和澡堂子也是另一番享受。最长半径有1米的椭圆形冲浪浴盆里，五六个进水孔制造出的“海浪”有按摩作用，俗称“逍遥池”。浴室里还专设一个透明的玻璃淋浴间，在不同角度有四五个喷头，淋浴兼按摩。此外，整整布满一面墙的一块大镜子是防雾的，水龙头全部是镀金的，马桶也是低噪音的。

在数不清的琐细小节上，设计者们同样力求不同凡响。垃圾篓是雕花木桶，烟缸是翠玉的或水晶的，香气袭人的鲜花布满各个角落，小酒吧里隐匿着微型冰箱。

几乎每个大饭店的总统套房里，都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奇物。长城饭店的水龙头上曾镶着8块宝石。王府饭店里藏着150年年前的西方古籍。香格里拉饭店的墙上装饰着镶在金框里的清代古画。昆仑饭店的吊灯是由数千片进口水晶组成，每片水晶价值25美元。这家饭店总统套房客厅的3张茶几，桌面全部是整块的巨型玛瑙，一大两小，大的有一米见方，小的半米见方。

相形之下，在北京8家五星级饭店的总统套房中，最朴素的要算中日合资的长富宫。房间布置得绝无奢华之气，多余装饰一概免除，精打细算到一张火柴皮上只贴8根火柴。公关小姐说：“这大概是日本人的风格。”据说在日本，所有高档次的饭店反而不尚奢华，连歌厅和舞厅之类的娱乐设施也拒之门外。这也让人纳闷，难道有钱的或有身份的日本人都不喜欢享受？

贵宾楼饭店的皇帝套房最有特色。按照其投资者霍英东先生的意见，它的设计体现出地道的中国风格。

两道厚重的大门，双目圆睁的狮头铜门环，透出一份凝重与神秘。房内装饰基调是金黄色，龙头宫灯还散着幽幽黄黄的光。帷幔床单椅套上满绣着福字禄字寿字。进口电器巧妙地躲进了中式红木大柜。客厅、卧室分成两层，弧形的汉白玉石阶，使这座现代“宫殿”更显得高贵、典雅。由于这里离天安门很近，拉开窗帘，满眼是紫禁城的金壁辉煌。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到此一游后评价：“这里使我想起小时候住过的皇宫。”

在北京，除了8家五星级饭店外，还有两家享受五星级待遇的饭店——北京饭店和钓鱼台国宾馆。尽管北京饭店的贵宾套房如今已“脱胎换骨”，非昔日可比，但在饭店家族中它已是一个“老贵族”，在它身后，一大批“新贵族”们已取代了它昔日至尊至上的地位。

短短的10年间，不仅所有的五星级饭店，甚至许多四星级、三星级饭店，都装备了堪称世界一流的总统套房。饭店当局将大量资金毫不犹豫地掷进这一绝大多数人不能企及的领地，何以至此？各大饭店回答：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

在当今的北京，当今的社会，就是这样：再破的房子也有人住，再豪华的房子也有人住。

13000元住一夜，值吗？

住总统套房摆的就是个谱儿

一位声名赫赫的伟人，曾在北京饭店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年，周恩来总理每次因私下榻贵宾套房，总要自己掏钱付房租。即使他在北京饭店理发后，在贵宾套房小憩，也要折价付款。

那时候，北京饭店贵宾套房的月租金是150元人民币。

周总理去了，把这段佳话也带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听说一位官员演绎出“自己掏钱住饭店”的故事。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如今他们一年的薪水也不够贵宾楼饭店总统套房一天的租金。非不想为也，实不能为也。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在贵宾楼过一夜“皇帝”瘾，代价是2500美金。这是目前8家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中最高的日租金。王府饭店次之，为2000美元。昆仑饭店和中国大饭店并列第三，为1500美元。京广中心1000美元，长城饭店920美元，香格里拉饭店为800美元。长富宫的最便宜，为400美元，一共4套。

自从1989年旅游市场不景气后，各大饭店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场自相残杀之中，普通客房竞相杀价，甚至到了近乎赔钱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总统套房的价格岿然不动。长城饭店公关部的张树和先生解释道：“总统套房和普通客房不一样，它是一个饭店的门面，其价格标志着饭店的档次，降价出售有损饭店的形象。”

不仅长城饭店，不少饭店对总统套房都恪守着同一原则——要么原价照付，要么免费，绝不降价。这一原则意味着：假如你不是大阔佬，又非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那么总统套房的门对你紧闭着的。

租金高高，自然房客寥寥。京广大厦总统套房的服务员说：“每个月倒是都有人来住，但大多只住三五天，1个月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空着。”昆仑饭店的服务员则称：“这两年总统套房越来越闲在。”至于住房率究竟如何，各饭店均以“商业机密”为借口搪塞，恐有难言之隐。

尽管新闻媒介这些年齐喊中国人富了，似乎百万富翁一抓一把。但是，据对北京8家五星级饭店的调查表明，至今尚无一位国内“大款”问津这些饭店的总统套房。有关人士分析，这里既有经济能力的因素，又有价值观念的问题。如果将目前的房价折合成人民币，日租金最低的也要2000元，最高的则达13000元。即

使掏得出房钱的人也要考虑，一掷万金仅为睡上一觉，太不划算，太不实惠。

中国大饭店的市场总监拉金先生说：“总统套房的价格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也不是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

总统套房是为这样的人准备的：美国一大亨，据说是乘私人飞机来到北京，开着卡迪拉克牌名贵轿车，驶进东郊某五星级饭店，径直奔向总统套房，根本不问价。

日本一位脚踩商界和政界的大人物，每次到北京必住贵宾楼饭店的皇帝套房。当有人问他为何选最贵的地方住时，他的回答是“住在这里不会降低我的身份。”

房价不俗，才能体现他们身价不俗。

在总统套房干活儿，吃苦受累，担惊受怕，但常和大人物打交道，有意思。

每一家饭店的管理者都时常向职工灌输这样的观念：在你们眼里，客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恰恰相反，事实却又告诉职工：只要预定了总统套房的客人，从他走进饭店大门的一刹那起，就会受到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

凡是住总统套房的客人，饭店当局都视为“贵宾”。他们支付了与众不同的房钱，他们享受的也是与众不同的服务。

贵宾们无需为办理住店的手续而等候，迎宾小姐会把一切办得妥妥贴贴。他们下榻第一天，饭店总经理会送来一瓶名贵的美酒，或者一盒精制的点心，或者一只大果篮，以突出其身份的不同。他们可以一直住到离店而不知房间号，因为每次进店总有专人不厌其烦地负责引路。他们不必与一般客人挤用一部电梯，直通总统套房的专用电梯可以供其独享。别的客人要穿得衣冠楚楚地下楼就餐，他们则能够穿着睡衣在房间里随意点菜——只要一个电话，餐厅就会听命送上来。此外，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享有优先权。

每当贵宾外出归来，他们都会感到房间经过了精心整理，他

们不可能找到一星尘土，即使盆花的每一片绿叶也被擦得清清爽亮。卫生间里不会残留一滴水渍，浴缸壁上不会幸存一根毛发，床和沙发平整得没有一道皱纹，就连地毯的穗子也被梳理得一丝不乱。据长城饭店总统套房的领班王志清说：“这里整理一遍，3个人至少要干1小时，而普通客房1个人最多干10来分钟就齐活儿。”还有更累人的，昆仑饭店总统套房的领班高爽说：“每当客人住进来之前，我们都要做一次大清扫。仅那水晶吊灯的4000片水晶一一摘下来擦拭一遍，就足够4个人折腾半天。”

在王府饭店，贵宾外出还可以享受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服务。这种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据说北京目前只有4辆，而王府饭店就占了两辆。物以稀为贵，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批了两个大吉大利的车号：一个是“8888”，一个是“9999”。此车一般人可坐不起，每公里收28元外汇券，等候1小时收125元外汇券。此车绝非别的车“惹”得起，其中一辆1991年让人碰了指甲盖大的疤，赔偿金竟高达3000元。

“男仆服务”是最能显示贵宾地位的服务项目，亦称“贴身服务”。贵宾一踏入店门，一位特选的服务员便象管家一样，24小时随时听候指派。每天早晨房间里一有动静就开始守候在门外，直到深夜里面彻底消停了才能身心一松。

亚运会期间，贵宾楼饭店的刘晓晖为萨马兰奇先生提供这种服务，十几天下来，人都瘦了一圈儿。他至今感慨：“当时绝对不敢有半点怠慢，否则就是国际影响呀！”

昆仑饭店总喜欢搞点别出心裁，为贵宾提供“贴身服务”的竟是两位妙龄小姐。一位叫虞珊，时龄25岁，体貌丰美，举止大方。一位叫唐华，长相秀丽，纯得透明。唐华工作不到一年，已有4次接待贵宾的经历，虽不够老练，但贵宾们非常体谅她，时不时地以小费酬谢。在为一位沙特贵宾服务时，她和虞珊几天就为饭店赚了1000多元外汇券的小费。虞珊则是一位资深服务员，从政界显要到富翁巨商她全服务过。为接待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她整整11天没有回家。

贵宾都是有身份的人，一般不会提出非分的要求，但有时也会冷不丁冒出个出人意料的念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访华时，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前会后就在总统套房休息。他突然提出要喝中国的青岛啤酒，可饭店只备有九星啤酒，服务员只好一溜小跑外出找来。阿拉伯贵宾极爱吃零食，对正餐倒不很看重，而且得一天到晚不停地吃。嘴不闲着也不择食，餐厅只好翻着花样做，接二连三地上。

领班高爽深有感触：“在总统套房干，得长三只眼，一切都要小心翼翼。阿拉伯客人每天都要趴在地上念经，这时候你都不能大喘气，也不能离开，因为你得为他用指南针选好朝拜的方向，还得铺好垫子，然后就是屏息静气地干站着。

尽管替贵宾服务要比侍候一般客人更吃苦受累和担惊受怕，而薪水又并不高于普通客房的服务员，但这份差事却是众人求之不得的。在总统套房的服务员身上，有着一一种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假如外人问他们在饭店里干什么，他们不会回答“在客房里”，而是自豪地说：“在总统套房里。”这一回答不仅表明他们是饭店里百里挑一的人尖子，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经常接触那些非同一般的大人物。

他们的休息间与总统套房仅一墙之隔。但是，不知他们能否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地位与所服务的人差之千里。

或前呼后拥，或独往独来，或行踪 诡秘……——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

昆仑饭店总统套房住的第一位贵宾就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当时负责接待的虞珊小姐记忆犹新：“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

人还未到，公安部和安全部便把整层楼封了，用探测器细细

地扫了一遍。

直接服务人员全被“软禁”，吃住都在楼上，不能离开，为了保密，连电话也不能往外打。送餐的只能送到楼梯口，进去要经过两道检查。福田赳夫带来一群保镖，个个矮矮胖胖，象空手道或相扑高手，全都带着枪。不管虞珊她们在房间里做什么，保镖们不错眼珠地紧盯着，眼睛随着她们转来转去，脖子可是始终保持“中立”。福田赳夫吃饭，保镖们笔直地立着，一动不动，鸦雀无声。虞珊至今纳闷：怎么从未见过他们吃饭？

科威特王子小法赫德虽非政府首脑，但其保安措施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父亲法赫德亲王生前住在贵宾楼时，只包下一层楼，而他在亚运会期间住在香格里拉总统套房时，整整包了两层楼，64间客房住满了保镖，将他团团护住。只要一有脚步时，所有的房门都全探出脑袋。

比起政界显要的前呼后拥，商界巨子们则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世界著名的美国耐克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格里拉时，只带了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华商老太太作随从。

逛了一圈北京的五星级饭店，大大小小的公关人员接触了十几个，最出色的当数香格里拉饭店公关部经理李珍军。由于李先生与销售部同仁成功的努力与合作，使香格里拉成了名人的饭店。布什、戈尔巴乔夫、梅杰、海部俊树都在此留下了足迹。香格里拉还戏剧性地创下了一周接待3位美国国务卿的记录：舒尔茨、黑格、贝克。

下榻总统套房的名人，每家饭店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串。但住在总统套房的客人中也有一些不愿抛头露面的神秘人物。一位30岁左右的L小姐每年总有数次来京，包下一间总统套房，终日闭门不出，房间不让打扫。实在需要清理时，她就躲到另外房间，避免与服务员照面。也有很多人来看她，可她的名字、国籍、身份服务员一概不知。据一位见过她一面的服务员透露，她长得极漂亮，可能是外籍华人。一位台湾巨商最反感的是外人走

进他的房间，服务员欲打扫卫生，他只开一条门缝要检验身份证，唯恐有人蒙混而入。

服务员们注意到，浴室里供贵宾使用的各种浴液、香波、化妆品等，极少有人动用，尽管这些用品都是国内外的名牌。王府饭店总统套房里摆的是法国名牌化妆品，昆仑饭店则是全套上海产的“伯龙”和“露美”。让服务员们称道的是，贵宾们一个个绅士风度十足，教养良好。每天打扫时，房间内除床铺稍显零乱和烟缸里的烟蒂外，几乎找不到其他有人住过的痕迹。长城饭店的张树和说：“走进房间一看就知道住的是上流社会的人，绝不会出现普通客房里那样的事——把内裤凉在灯罩上，弄得上面黄印斑斑。”

和普通客房一样，总统套房有些物品是可以拿走的。诸如洗涤用品、信纸信封、火柴鞋擦等小件物品。但印尼苏哈托总统的弟弟住在长城饭店时，竟顺手拿走了墙上挂着的三幅油画：一幅是画水乡的，一幅是画小桥的，一幅是画女人与狗的。不过，他事先已付了高价。

贵宾中，日本人尤其讲究等级。香格里拉饭店的贾伟说，三菱公司的董事长住在这儿时，每天拜见他的人很多，一个个全是九十度大鞠躬，唯独他腰板直直，威风凛凛。

大人物也不全象日本人那样端着架子。贾伟就曾误把梅杰首相当成普通客人。因为梅杰上楼时只带了几个人，从总统套房出来时又“随从似地走在最后”，带上房门，转身对贾伟和气地说声“谢谢”。一位服务员还给耐克公司董事长画了这样一幅像：带着宽边墨镜，穿着皱巴巴的裤子，敞着衣领不打领带，一付落魄艺术家的派头。昆仑饭店的唐华小姐说，沙特客人给她留下的印象是“挺好玩”。在总统套房里，他们毫无顾忌地穿着连衣裙似的大白袍，过膝的齐头大裤衩若隐若现，光着脚丫在华贵的地毯上走来走去。